

# 致《晶报》编者函二则

## (一)

敬启者，昨读四月三日贵报无诤君之《姐妹闺谈》得悉海内喜读英德法香艳书籍者，实不止越<sup>①</sup>一人也。查《姐妹闺谈》原名为 **The Dialogues of Luisa Sigea** 书分四份 分钉三册。第一份题《开始》<sup>②</sup> 第二份题《勾引》 第三份题《结合》 第四份题《对攻》。越所购读者，系印于巴黎之英译本，拉丁原文未见。此书及《香园》<sup>③</sup>两书，去岁闸北乱时，因预先取出，未被焚。越前藏西文香艳书籍，不下六十种（细目未作），焚余者及新购者，除上述二种外 只下列数种：（一）《老汉须知》（二）《恋爱术》，（三）《可爱的李瑞德》（四）《苏瑞姐之鞭挞》（五）《查德贵夫人之恋爱》（六）《耍得力空》<sup>④</sup>（或《塞底利光》）

末一种（即第六种），非禁书，原文亦为拉丁文，内有述及男同性交者。彼辈亦称被动者为“小弟弟”，甚奇怪也。

弟周越然手上 二十二年万愚笈 四月四日）

《晶报》编者按 周越然先生 以收藏西文香艳书籍名 外传邨家插架 有数百种之多。兹据来函所述 其最精者为六种。零金屑玉，尤足珍贵。

① “越”本书作者自称 后同。

“开始”英字 kiss之音译。

③ 《香园》在本书中亦有介绍 见《健且富》、《〈香园〉之吻》、《岂在貌乎》等篇。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寇侵入上海闸北。本书作者筑于闸北之言言斋及全部藏书，均毁于一旦。

见本书中《狂奔而归》篇。

况集六种妙制丽文乎。

## (二)

乖乖<sup>①</sup>先生台鉴：

四月七日大示敬悉。弟上次信中关于《姐妹闲谈》之分卷，有错误漏去第五卷（即第二册）《快乐》又第六卷（即第三册）《嬉戏》两题。原书著者名 **Nicolas Chorier**（戈利安·泥古拉司），序文十一页，第一册八十七页，第二册一百三十二页，第三册九十八页，共计三百廿八页，想与尊友所见者同为一种，或版印不同耳。弟昨日无意中在本市某西店购得禁书五种，价贵而全无趣味，懊悔之至。兹将其书名奉告如下：

- （一）《美的巴黎女子》
- （二）《按摩女之日记》
- （三）《罪恶与热情》
- （四）《追逐女子者》
- （五）《桦条别墅》

尊友所有之书翰小说，弟前有一种，约二十纸，述一女子在旅舍中见其姑母与其未婚夫所行之秘事（此二十纸已被焚），与尊友所藏者想必不同。弟意天下秘书莫妙于吾国之《娑传》、《瓶梅》<sup>②</sup>也。前者借女子之口，赤裸裸地描写一切；后者注重方法，层出不穷，均非他书所能及（市上遇见之小字石印本，非真本；即铅字“古书”亦非真本）未知兄意以为然否。专复即请撰安。

弟周越然上四月七日午

（1933年4月9日）

乖乖者，《晶报》编者之一。

② 即《痴婆子传》、《金瓶梅》。

## 《按摩女日记》提要

此书定名甚佳，实质不佳。原本法文，余所阅者，英译本也。

全书一百九十一页，分十七章。第一章，言发现此日记之少年，依医生之嘱，往乡间休养；第二章，言数日后，少年因无侣伴而觉烦闷，翻阅小说，亦无济于事；第三章，言少年于搁楼上旧桌中发现此日记；第四章，言少年决意刊行此日记；第五章，载少年细细读日记之情形，少年（即发现日记者）名懒无力（La Vrille）；第六章，日记开始。记此日记者，为一乡间牧师之女，名徐莲德（Juliette）父母双亡无法过活只得出外谋事第七章言莲德抵俄京，为某伯爵家之保姆，伯爵性凶恶，其夫人甚慈善；第八章，言某夕莲德因事赴公爵室中询问，即被其强行奸污，心甚不甘，然人地生疏，哭诉无门，只得自动告退；第九章，述莲德已抵巴黎，间读日报附张，见有招请女职员之广告，内一则最相合，遂作书自荐，事成后，始知主妇名许雪丽（Cecilia）者实本城最著名之私娼也，莲德为其伴妇，几有一岁之久，后因雪丽之顾客，有专为莲德而来者，又因一部分人反疏雪而亲莲，莲遂不得不告辞而出；第十章，莲德迁居旅店，穷途末路，止有学效雪丽，以求衣食，然顾客寥寥，而所遇者多穷措大，心惨意闷，无计可寻者久之；第十一章，言莲德吃尽当光，勾引无方，其苦不堪言状；第十二章，言莲德入医院为看护妇，立意为一有贞操自立之女子，然无意中又看上医生之助手名佐治者；第十三章，莲德与佐治实行同居，因佐治进款不敷家用，莲德于家中设按摩院，而自为施术者第十四章述纯粹施术进项不多莲德不得已遂稍开方便之

门 然此非佐治所知 第十五章 莲德正在开方便法施术时 为佐治所冲破，即大声骂曰：“烂货！烂货！”莲德离佐治而与受术者同居，然莲德非佐治不乐，补救乏术，忧闷万分，每日必往赌场，意欲减少其不快也；第十六章，言莲德之死；末章，只一页有半，发现此日记者懒无力之评语也。

此书印颇不佳，似是翻刻，误拼之字，多不胜数。其事实虽似可能，决非真有。无 诤君欲余翻译目录，上述者想不能满其雅意。然余不文，不能形容，而又无暇，其能谅我乎。

（乖乖按 即此提要 已可想象书之内容 妙哉。）

（1933年4月13日）

## 《摩女日记》之一节

以下皆徐莲德所记，见原书一七一至一七二页。

此一月以前事也。时在下午 天气酷热 本城吾母 译意 即 **Notre Dame** 教堂顶上之承水器有被融化之虑矣。余愈甚 乃在低帆 译音 即 **Divan**，沿壁有垫之长椅也）上假寐。百叶窗虽紧闭，而金色之光仍能达入 照耀全屋 使空中飞扬之微尘，愈形显露。

街上绝无行人 绝无声息 生命本身似已被迫而就寝矣。然于一切皆空中 有姆姆之声如从远处而来（吾夫 佐治已往罗森堡 法德比三国交界之城名）正在栗树下乘凉。忽然门铃当当数响 余惊醒 启门 见年老之上校 被施术者 已到。彼今日之情形与他日不同 目中发光 现露一种高兴与神气，在门口即与余接长吻多次，炎气反有益于彼之身体无疑也。然彼今日之来临却非时也。

余倦极矣 全身乏力 腿软如棉 虽然余亦不得不容忍之。上校已躺于低帆上，静待针刺矣。余先以鞭 重 达其身。余恨此老贼来惊醒我也，故鞭

下并不留情。后弃鞭，以针刺其一体，针针之肉，几成一制衣者所用之针插。余刺针时，心中怒而又乐，口中言曰：“畜生，受用么。猪猡，再给你一针。要么？要么？弄死你是我的志愿，猪猡呀！”不久，彼兴益豪矣。余方倦怠低帆，彼骤作饿虎状，一如饥者之抢饭吃也……彼身上之汗珠多极矣。

房门忽然推开，阳光中现露吾夫佐治。彼狂叫一声静立不动，约数分钟后即退出，带笑而言曰：“我扰乱你们了，请了。”

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羞极矣，惭极矣。

(1933年4月15日)

## 《无知幼女之书翰》

《晶报》本年四月七日乖乖君复周越然君信中，有涉及《无知幼女之书翰》一事。此书翰原本，已由鄙人求得，兹将其大意述之于后：

发信人名羽舞，受信人名闺似，均无知幼女也。信不记年月，亦无地址，观其内容，知发于旅社中，且此旅行，必在美国提督城左近。时正午夜，天气炎热，羽坐于二层楼房前阳台上之椅中，伴之者，保姆爱妹妹姑娘，方瞌睡也。

隔房之旅客忽然归来，灯光四射，百叶窗虽关而未拉足，羽向缝中窥视，知即本日在提督城结婚之一对新人也。二人先接吻调情，最后……

彼新娘新郎二人所说之话，羽不能全闻。惟有数语，皆新娘所发，载于信中。今直译如下：“你使我癫狂”；“你如有意，我已预备好了”；“达灵，我去了……去了，亲爱的！”

① darling 之音译，意为爱人或情人。

现男子起身矣……女子已整理一切，亦起身矣，取水一杯饮之。男女并坐，互相接吻……。

此信最后一段，似真非真，似梦非梦，似与爱妹云云亭亭而实不然，全无意味，或者幼女笔法，必如此乎。惟细阅全文，此信决非女子手笔，文字果然不佳，然亦非有意如此也。

原信约二千字，文字既不佳，材料亦平常。此种体中，当属下等，与佛国<sup>①</sup>新品相比，其差别甚大，即张博士旧时之著作，亦较此高明得多。

(1933年4月30日)

## 解淫

淫，移琴切，与媿通。贪色为淫，如荒淫无度。万恶淫为首，又事之过甚者亦以淫称之，如淫刑以逞。

英语中贪色之淫字，为数几二百，常用者不外 Lewd(音“流蛋”)，Obscene(音“拗百姓”)，Dissipate(音“的系败德”)，然只含“出规”、“无礼”、“污浊”之意，绝不如吾国“淫”字之义之广而且雅也。淫有三种：(一)形淫，如一切春画、秘戏影片、勾引式之装饰是也；(二)字淫，如“□宽债紧”等俗语、各地咒骂语、《痴》《梅》<sup>③</sup>诸传中之描写是也；(三)意淫，如不见男女，不露性具之春画是也。相传仇十洲曾作一内室之画，中不见人，惟一

① 即法国，后同。

② 即张竟生博士。

③ 即《痴婆子传》、《金瓶梅》。

床一猫。时在未申之交，帐已下，多水浪形之皱纹，表抖动也。猫怒目而视，疑有鼠，意欲攫取之。又极高尚之词曲，亦多属于此类。西厢固不必说，即清内府刊行之词谱曲谱中，亦不乏过于香艳之字句。意淫最易病人。

(1933年6月13日)

## 天堂之门

法国文豪巴沙葛 (Balzac) 氏曾著一书名曰《图乐故事》(“图乐”二字译音 奇妙也)内含短篇三十首 均极香艳 意深而辞不露，故其书畅销而不受任何束缚也。

余有美国一九三二年出版之英译本，已读一过，觉无篇不美。兹先节译第二篇老夫幼女之故事，以供晶报同志中好小说者之阅读：

老夫名皮理冤，幼女名白浪集。皮，大地主也，年八十，忽生娶妻之心，而其意中人，却为一年幼无知之白氏女。女年十七，其母贪老皮之财而嫁之。

结婚后，每至睡时，老皮藏身于床之一隅，似有逃避妇人们种种诡计，如接吻等事者，态度极为冷淡。惟日中皮爱女甚，一切家政，皆由白氏作主。

白意为人妻者，非为之生男育女不可。一夕，问其夫曰：“如何我能为你生子？”皮恐甚 对曰：“呸 这是神秘的作用 危险危险！”

此种谎言，老皮说了又说，女闻之，渐有疑惑之意。一日女闷坐无言 皮问何故 女曰“羞惭”。皮问何故羞惭 女曰：“因为人之妻 不能为之生子也。”皮曰：“可出钱购他家之子”女曰：

“愿杜做<sup>①</sup>不喜客货。”皮曰：“若然非往教堂祈祷不可。”次日女往邻近教堂中祈祷。其与牧师对话，字字可使人发笑。最有趣者 牧师谓“夫愈年老 妻愈能生子”一语也 盖牧师之意 凡衰弱者，总有人助成，生子亦然。女乐极，归告其夫。皮恨牧师刺骨。

皮家中有一幼僮，名来男，年十四，面美，略识文字。一日下午，女高坐椅中，令来男坐于矮凳上唱读祈祷歌，白氏忽然瞌睡。来见主妇之腿，白而且嫩，窃吻之，抛书逃去。次日，白又令僮来唱读 至“健奴口里”(Gauuacoeli 法语“天堂之门”也)一语时 白又瞌睡 来又窃吻 几至“天堂之门”。是后每日必唱读，每唱读必瞌睡，每瞌睡必窃吻，每窃吻必至天堂之门。来男真能唱读者，其唱读不限于祈祷之歌，且达到主妇之身也。如是数月，白氏所希望杜造之物，已在瞌睡时告成矣 其腹部日渐突出，无可瞒人，于是令来男往牧师处告罪，并商量妥善办法。牧师大责之 劝其先在主人前自白 再往圣地 地名 丕作赎罪，以免死后打入地狱。来从之。

后来白氏之子，老皮视同己出。有谓非彼家种者，彼必狂怒而大骂之。

慷慨如老皮者，天下决无不愿嫁之之少女。余有歪诗数首奉赠老皮及与彼类似者：

- (一) 老夫娶少妇 不怕无帮助。日日唱天门 天门有便路。
- (二) 红颜嫁白发 不必怕同眠。僮儿来窃吻 爱色不爱钱。
- (三) 移花又接木 绿巾赠与我。生儿真耶假 呼爷有缘故。
- (四) 慷慨如老皮 少女多肯依。世界无数事 还比此稀奇。

(1933年6月13日)

① “杜做”，吴语即“自产”之意。

# “开始”

英语中有一字（即 Kiss）颇似“开始”二字之音，普通译作接吻。按接，近也；吻，唇也。接吻者，一人之唇与他人之唇互触也，即俗所谓亲嘴。其实西文“开始”一字，不专指唇与唇接触，凡唇与动物或无生物相接，或唇与人之面、颈、腹、背等处相接，亦得以此称之。譬如人以小猫赠一女，猫活泼好游戏，孩爱之，时时与之“开始”；又如友人某赠我《百战百胜图说》全部，余喜极，依西洋礼节余当对赠者曰：“三口油，三口油”<sup>①</sup>而同时与《图说》“开始”。“开始”是西人一种礼节，凡表亲爱、宠爱、欢迎、尊敬、祝贺等等均行之，全无狎邪意，且与吾国之偎腮、香面、吃舌绝然不同。

“开始”由英古文而来，十六纪以前称“考试”（Coss），于1606年“开始”一字始见于文学。“开始”可改音“盖世”、“改色”，若译“该死”则太过矣。西俗有不可“开始”者，尘土与木棍也。“开始”尘土，死亡也；“开始”木棍，受罚也，乞阅者注意之。与“开始”同义者，英语中尚有四字，兹音译如后：

（一）“司马葛”或“师母哭”（Smack），响吻也。1604年此字始见于书本。

（二）“把戏”或“拜疏”（Buss），接吻也，1570年后始有此字，英诗人韩理谷曰：“荡妇我把戏，正室余盖世。”此字现已废而不用，土白中时或有之，其来源未详。

（三）“恶势口来亲”（Osculation），接吻也，源于拉丁，有两

物相接之意，1658年英语始采用此字。

(四) 第一恶势口来亲”(Deosculation)，接吻也，源于拉丁，有全然接近之意，1623年英语中始有此字，惟用者极少，名人诗文中亦无有。

英语中表接吻之意之字，尽于此矣。接吻为英美人最发展之一种练习，而所用之字只此数，其余所不解之事之一也。

(1933年6月16日)

## 武装同怀

武装同怀者，古时军界中之结拜兄弟也。法国盛行之。此种同怀，有福共享，有苦同当，其亲密互护之情，有时较胞兄弟为甚。

当十六纪初，有武装同怀二人，一名麦越，貌丑恶；一名赖佛莲，貌唐皇。麦妻名谭纳卜，甚美丽。一日，麦因事非远行不可，惟所居之处，环境不佳，无法补救，遂将其妻交托赖佛莲，赖义不容辞，只得日往监视。谭见赖年少风流，颇存不良心，交接时常露勾引之语。赖亦爱谭，惟限于大义，不敢作越规行动。后竟忍无可忍，二人遂抱定爱心不爱身之宗旨。当时有对话一则，甚趣，翻译如后：

谭纳卜狂呼而言曰：“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生命，我的快乐，我的宝贝。”

赖佛莲答曰：“你，你是明珠，你是安吉儿。”

“你是我的天使。”

“你，我的灵魂。”

“你，我的上帝。”

“你，我的明星，我的晨星，我的尊严，我的美丽，我的世界。”

“你，我的大而且圣的主人。”

“你 我的荣誉 我的信仰 我的宗教。”

“你 我的仁慈者 我的美雅者 我的勇敢者 我的武士 我的护卫 我的王 我的爱。”

“你，我的仙女日中之花，夜间之梦。”

“你，我时时刻刻之中心人。”

“你 我眼中之乐。”

“你 我魂灵之表。”

“你，我日中之光。”

“你，我夜间之光。”

“你 女中之圣。”

“你 男人之王。”

“你，我的血，比自己更亲近的自己。”

“你 我的心 我的光。”

“你 我的圣 我的唯一快乐。”

“我屈于吾君，不论我之爱情如何洪大，君总爱我更深也。”

“非也 我当屈服于君 我的女神啊 吾的重贞啊。”

“我是你的奴婢，我微尘也。”

“非也，非也，我是你的奴才，你的忠仆。我是你可随时呼吸之空气，可行走之地毯。我的心是你的宝座。”

“非也 亲爱的 你的声音感动我的全身。”

“你的注视 焚烧我的全身。”

“我目所见者 只你一人。”

“我心所爱者 只你一人。”

“请用手置于我的 胸前 心上 ——只要你的手 ——你看我的面色 要变成土色了，我的血已吸收了你的热气。

原文字字皆情，惜无相称之笔以翻译之，否则可作《西厢》读也。原文见《图乐故事》。

(1933年 6月 27日)

# 险哉机器人

六月廿七日《晶报》有“机器人之将来”一则 西谛君持论平稳，足以醒世。余最喜读讲述机器人之书，前岁得一极佳者，剧本也 题名曰《爱又爱 (RUR)》译言“罗森氏之宇宙劳仆”。罗森，人名；宇宙，亦可译世界；劳仆 (Robof) 捷克文 原含工作二字之义，今作机器人解。机器人亦可称机械人，或人造人。劳仆为机器人之最新名词，一九二三年英语始采用之。《爱又爱》著者 名卡倍葛 (Capek)，欧洲布西米亚人也。

卡氏剧本共分三出，后附收场白，专言以科学方法制造雌雄机器人之可能。此种人用一定之原料，依一定之公式，每日可造成极大之数，略一训练即可任各项工作，且无不忠于其职者。彼等虽有性别，然不必育人；虽有死亡，然不觉痛苦。军阀及资本家皆欢迎之，因数元即可购买一人，除单薄之号衣外，可不供给饮食，或付与工资也。后来受人指使，组织全体劳仆同盟会，大大作意欲杀尽全世界之人，而重造一劳仆之天下，惟其时制成彼等之公式已毁，彼等自己又不能生育，其种遂灭，否则全世界危矣。

先此，英国雪立夫人者曾著一小说，亦言制造机器人之险，文笔极佳，惟其思想尚不及卡倍葛耳。

(1933年7月1日)

## 客僧奴佛<sup>①</sup>

十八世纪，有生于意大利之温泥洗城<sup>②</sup>，名客僧奴佛 (Casanova) 者，先习传教士，不久即为外交官，其所接近者，皆巨室也；其所游历者，皆名城也。欧陆史中，此人声誉实上□梭之上，其一生经历，曾作自传，题曰：《客僧奴佛之满幕》，“满幕”法语译音，即自传也。

《满幕》英译本有现代丛书及蓝带丛刊两种，然皆割裂删节，非真本也。真也秘事太多，不便行世。四五年前，美国某社以原本中最香艳之一部分译成英语，分登于某私行之杂志中，余曾购得全份，今已失之矣。惟其有一经验，颇多兴味，阅后深入吾脑中而不能忘，兹特以汉文写其大要，以供好读西洋故事者之阅读。

一日，客僧奴佛与友人之妻同乘马车回家，友居乡间。途中忽逢阵雨，友妻最畏雷电，立时现露昏晕之状。彼以大衣遮于车前，乃拥女子而言曰：“不要怕，不要怕。有我在，能保护。”同时彼在面部等处“开始”，并索其所欲索者，取其所欲取者。车抵家时，云散天青，二人互顾而笑。车价言定一元，付与时，车夫颇不满意，后给十元始去。车前虽有遮蔽物，而车夫实已知之矣。

客十二岁时，在女子之前，面部发赤，坐立不安，盖已知所谓恋爱矣。后改教官为文官，在某城发现一女扮男装之演员，其事亦甚趣，惜原本不在，不能节译。原本黑纸面精印，每册定

① 今译“卡萨诺瓦”。

② 今译“威尼斯”。

价五金元，闻现已绝版。

乖乖注 海上爱多亚路 之间有著名之西人跳舞场 厥名曰‘客僧奴佛’，屋顶以电炬缀英文字母，远近皆瞻。初不知其命名所由来，今读此篇 方知端的。娑娑与舞者 倘亦读此互顾而一笑。欬

(1933年7月13日)

## 寓工于学

老友戈公振兄，由列宁格勒寄来俄国最新发布之外国语教科书两册，首册三十课，二册廿五课。首册封面用赤黑二色印成一图，内有试验者、制造者、计划者、裁剪者、阅书参考者、拨动机器者，粗粗一视，即知其有寓工于学之意。近阅苏俄教育大纲，知彼国学校莫不与工厂连合，此图即此意也。

首册一至四课，全用万国音标<sup>②</sup>不用普通字母；五至十课，音标与字母夹用；十一课起至第二册末，全用字母，此今日教授外国语者最流行之主张，非苏俄所自造也。每课有插图，皆粗而不精，课文后常附口号，如‘读，读，读’（列宁语）；‘友乎，爱世，爱世，矮儿（USSR）<sup>④</sup>万岁’；‘打倒教会’；‘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打倒不识文字’；‘进攻或饿死’；‘妇女非奴’等等。

书中有重要标题，可供吾国教育界及出版界之参考，翻译如后：（一）十月革命（二）合作农村<sup>⑤</sup>（三）工人与农夫（四）

① 今上海延安东路。

② 即国际音标。

③ 通译‘学习、学习、再学习’。

④ 系前苏联（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之略语。

⑤ 通译‘集体农庄’。

列宁(五) 守炮台(六) 革命前之妇女(七) 革命后之妇女(参  
观附图) 八 劳工保护(九) 修理机器(十) 五一”节。

全书装订印刷均不良佳，拼法间有错误，其所制万国音符不及吾国商务、中华之出品，且所注之音有不照标准者，深可怪也。

(1933年7月19日)

## 怪碑

欧洲大陆古时有一墓碑，其文甚妙，云：“此处合葬者三人：母子 父女 兄妹 夫妻也。”较此更古者又有一碑 其文云：“此处合葬者二人 父女 兄妹 夫妻也。”二碑文字虽有差异 而其奇特则一也。母子父女兄妹 均不得为夫妻 既夫妻矣 又何得云母子 父女兄妹耶？然世间事实，往往与理论相反。欧陆竟有此种乱伦之事发生，且见之于墓碑，诚可笑也。兹述原来故事如下：

某氏妇年少而寡，生一子，延师教之。十四五岁时已长大如成人，家中雇用一婢，子常常与之兜搭，意欲私之。婢厌恶之，告其主妇。主妇曰：“吾子年幼，决不至此。吾爱吾子，毋出恶言以伤之。”婢曰：“吾不作谎语，彼似已通人道矣。”主妇曰：“吾全不信，汝可令彼今夜至汝处践约，吾当先时卧于汝处以试之也。”夜半妇之儿果来，妇意欲先观其作为，再施责罚，不料心蒙蒙，竟成乱伦事，而子犹不知。次晨妇遣其子入远处某校肄业，常年不准归家。惟事有至巧者，其母即于前夜受孕，次年生一女，寄养于兄嫂家，托名兄嫂所生，此皆其子所不知也。

子在外已十馀年，每次来禀要求省母而母不许。一日复曰：“吾儿已年长，当即娶妇，成婚后，再来见我。”子四处求偶，

至舅父母处 遇一佳丽 (即其母所寄养者) 互相恋爱 遂成正式夫妇。其母闻之 无法言明 亦无法阻止 只有私自痛恨而已。

上述者，碑文之史事也。英人华博耳氏 (1717 年—1797 年) 曾据此作一剧本，名曰《神秘之母》。先此有意大利作家彭淡乐氏及法西间挪法古国王后，均以短篇形容其事。此外，想尚有无数名家述及类似之故实者，未知研究比较文学之士，注意及此否？

母子成婚之故事，吾国亦有之。浙江吴兴县属菱湖镇有一荒地，名“雾地里”，终年不生草。相传清初一少年店员居于其地，曾娶一中年寡妇为妻，成婚之夕，天翻地覆，其房屋没焉。因彼所娶者 即彼之生母 夫亡再 醮 而夫又亡 无所依赖 又不知娶者为亲生子，故重来也。房屋覆没 其地不毛 乡人云 天罚也。

(1933年7月20日)

## 《好法码》

欧北有一古歌集 名曰《好法码 (Hovamol)》译言“高高在上者之长歌”，专述处己待人之要道，阅之颇为有益。吾国向无注意及此者，恐因旧时英法译本难得之故。

《好法码》全书共计歌一百六十五首 其开始一首云：

入门其 退退兮，不可不仔细。仇人或暗伏兮，四面要注意。上坐者何人兮 我岂可不知。

此歌言不论归家或访友，进门时应先向里面审视，如有可疑之人在内，断然不可轻入，恐遭暗算或吃眼前亏也。古时欧北 人性强暴 杀人不以犯罪论 故有此警戒语也。

又第一百五首，含意甚深，兹翻译如下：

我今作歌兮 老旦法夫尼。汝其谛听兮 利益付与你。谛听又谛听，  
学而后得益。世间有私情 友妻不可妻。

歌中“老旦法夫尼”五字，译言“唱歌者”或“知音者”，欧北古语也。

全书中关于求婚、饮酒等等均有增益智慧之语。余无暇又不能文，不能全译也。

(1933 年 7 月 25 日)

## “怠困歌”

昨海上名律师唐君公毕来谈，无意中涉及鸦片烟之食、禁问题，因之又提起戴坤西之轶事。戴坤西，英国最初吸食鸦片烟者之一。唐君谓戴氏有自述，吾国人知之者尚少，何不作一提要在《晶报》中发表。

二十余年前，余曾读戴氏所著书，其内容今已忘矣。惟其主要之点 尚能记忆 兹述之如下：

戴坤西(De Quincey)亦可译为“怠困歌”英国散文大家也 生于一七八五年 卒于一八五九年 曾著一书 名曰《吸鸦片者之自白》文字宏壮而美雅 先在《伦敦杂志》中分期发表 后汇合成册 印行单本 其销极广 今且视为杰作 详加注释 供学校教科书之用矣。

当十九世纪之初，英人知鸦片之用者甚少，戴氏之书一出，好奇者不独购读其书，且有效其行为者。戴氏谓吸烟后，空间时间可任意改变。譬如一人一日应睡八小时，在此八小时中，睡者未必有梦，即有亦未必皆佳；惟吸烟者，睡卧时必得佳梦。